儒林外史/第4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五回　敦友誼代兄受過　講堪輿回家葬親

下一回▶

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，上面寫著大概的意思說：「時下有一件事，在這裏辦著。大哥千萬不可來家。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，最好放心住著。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，來接大哥，那時大哥再回來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這畢竟是件甚麼事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二表兄既不肯說，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，且在我這裏住著，自然知道。」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，說：「到底是件甚麼事，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，我不著急就是了。若不肯給我知道，我倒反焦心。「那人拿著回書回五河，送書子與二爺。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，接了回書，打發鄉裏人去了。向那差人道：「他那裏來文，說是要提要犯余持。我並不曾到過無為州。我為甚麼去？」差人道：「你到過不曾到過，那個看見？我們辦公事，只曉得照票子尋人。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強盜、賊，穿著檀木靴還不肯招哩！那個肯說真話！」余二先生沒法，只得同差人到縣裏，在堂上見了知縣，跪著稟道：「生員在家，並不曾到過無為州。太父師這所准的事，生員真個一毫不解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曾到過不曾到過，本縣也不得知。現今無為州有關提在此，你說不曾到過，你且拿去自己看。」隨在公案上，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，叫值堂吏遞下來看。余持接過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「無為州承審被參知州贓案裏，有貢生余持過贓一款，是五河縣人。……」

余持看了道：「生員的話，太父師可以明白了。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，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。」說罷，遞上關文來，回身便要走了去。知縣道：「余生員，不必大忙，你纔所說，卻也明白。」隨又叫禮房，問：「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？」禮房值日書辦稟道：「他余家就有貢生，卻沒有個余持。」余持又稟道：「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。」起身又要走了去。知縣道：「余生員，你且下去，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子來，我這裏替你回覆去。」余持應了下來。出衙門，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裏喫了一壺茶，起身又要走。差人扯住道：「余二相，你往那裏走？大清早上，水米不沾牙，從你家走到這裏，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！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？」余二先生道：「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。」差人道：「你纔在堂上說，你是生員。做生員的，一年幫人寫到頭，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。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，你要寫就進去寫。」余二先生沒法，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。差人望著裏邊一人道：「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，你替他寫寫。他自己做稿子，你替他謄真，用個戳子。他不給你錢，少不得也是我當災！昨日那件事，關在飯店裏，我去一頭來。」

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，只見桌旁板凳上坐著一個人，頭戴破頭巾，身穿破直裰，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，認得是縣裏喫葷飯的朋友唐三痰。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，說道：「余二哥，你來了，請坐。」余二先生坐下道：「唐三哥，你來這裏的早。」唐三痰道：「也不算早了。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喫了麵，送六老爺出了城去，纔在這裏來。你這個事，我知道。」因扯在旁邊去，悄悄說道：「二先生，你這件事雖非欽件，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。你令兄現在南京，誰人不知道？自古『地頭文書鐵箍桶』，總以當事為主。當事是彭府上說了，就點到奉行的。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。他家一門都是龍睜虎眼的腳色，只有三老還是個盛德人。你如今著了急去求他，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曾在他分上周旋處。他是大福大量的人，你可以放心去。不然，我就同你去。論起理來，這幾位鄉先生，你們平日原該聯絡，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。及到弄出事來，卻又沒有個靠傍。」余二先生道：「極蒙關切。但方纔縣尊已面許我回文，我且遞上呈子去，等他替我回了文去，再為斟酌。」唐三痰道：「也罷，我看著你寫呈子。」當下寫了呈子，拿進縣裏去。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為州。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，是不消說。

過了半個月，文書回頭來，上寫的清白。寫著：

「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鬚，年約五十多歲。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為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，私和人命。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。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，

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。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，三人均分。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贓證確據，何得諱稱並無其人？事關憲件，人命重情，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，星即差押該犯赴州，以憑審結。望速！望速！」

知縣接了關文，又傳余二先生來問。余二先生道：「這更有的分辨了。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，只求太父師做主。」說罷下來，到家做呈子。他妻舅趙麟書說道：「姐夫，這事不是這樣說了。分明是大爺做的事，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，姐夫為甚麼自己纏在身上？不如老老實實具個呈子，說大爺現在南京，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，姐夫落得乾淨無事。我這裏『娃子不哭奶不脹』，為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？」余二先生道：「老舅，我弟兄們的事，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替我焦心。」趙麟書道：「不是我也不說。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，得罪的人多！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，仁大典方六房裏，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，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，你大爺偏要拿話得罪他。就是這兩天，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。五爺是新科進士。我聽見說，就是王公做媒，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。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。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，只消微露其意，王公就明白了。那時王公作惡起來，反說姐夫你藏匿著哥，就耽不住了！還是依著我的話。」余二先生道：「我且再遞一張呈子。若那裏催的緊，再說出來也不遲。」趙麟書道：「再不，你去託託彭老五罷。」余二先生笑道：「也且慢些。」趙麟書見說他不信，就回去了。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。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：

「案據貴州移關：『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鬚，年約五十多歲。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為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，私和人命。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。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。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，三人均分。余持得贓一百　　三十三兩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贓證確據，何得諱稱並無其人？事關憲件，人命重情……』等因到縣。准此，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。據供：生員余持，身中，面麻，微鬚，年四十四歲，係廩膳生員，未曾出貢。本年四月初八日，學憲按臨鳳陽，初九日行香，初十日懸牌，十一日科試八學生員。該生余持進院赴考，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。余持次日進院覆試，考居一等第二名，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，回籍肄業。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，又一身在無為州詐贓！本縣取具口供，隨取本學冊結對驗，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，未曾到無為詐贓，不便解送。恐係外鄉光棍，頂名冒姓，理合據實回明，另緝審結云云。」

這文書回了去，那裏再不來提了。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寫信約哥回來。大先生回

來，細細問了這些事，說：「全費了兄弟的心！」便問：「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？」二先生道：「這個話，哥還問他怎的？哥帶來的銀子，料理下葬為是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弟兄二人商議，要去拜風水張雲峰。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喫酒，兩人拜了張雲峰，便到那裏赴席去。那裏請的沒有外人，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：一個叫余敷，一個叫余殷。兩人見大哥、二哥來，慌忙作揖。彼此坐下，問了些外路的事。余敷道：「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喫酒。」主人坐在底下，道：「還不曾來哩。陰陽生纔拿過帖子去。」余殷道：「彭老四點了主考了。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，他一句話回的不好，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」余大先生笑道：「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，就是說的不好，皇上離著他也遠，怎能自己拍他一下？」余殷紅著臉道：「然而不然，他而今官大了，是翰林院大學士，又帶著左春坊，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。他回的話不好，朝廷怎的不拍他！難道怕得罪他麼？」主人坐在底下道：「大哥，前日在南京來，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？」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。余敷道：「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。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，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，就說該換。他又不肯得罪府尹，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，叫府尹自己請陛見，所以進京去了。」余二先生道：「大僚更換的事，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，這話恐未必確。」余殷道：「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喫酒席上親口說的，怎的不確？」說罷，擺上酒來。九個盤子：一盤青菜花炒肉、一盤煎鯽魚、一盤片粉拌雞、一盤攤蛋、一盤蔥炒蝦、一盤瓜子、一盤人參果、一盤石榴米、一盤豆腐乾。盪上滾熱的封缸酒來。喫了一會，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，盛著幾塊土，紅頭繩子拴著，向余敷、余殷說道：「今日請兩位賢弟來，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。不知可用得？」余二先生道：「山上是幾時破土的？」主人道：「是前日。」余敷正要打開拿出土來看，余殷奪過來道：「等我看。」劈手就奪過來，拿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，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，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，拿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，送在嘴裏，歪著嘴亂嚼。嚼了半天，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，說道：「四哥，你看這土好不好？」余敷把土接在手裏，拿著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，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，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，閉著嘴，閉著眼，侵慢的嚼。嚼了半日，睜開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著聞。又聞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這土果然不好！」主人慌了道：「這地可葬得？」余殷道：「這地葬不得！葬了你家就要窮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我不在家這十幾年，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。」余敷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，一毫也沒得辨駁的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方纔這土是那山上的？」余二先生指著主人道：「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，商議要遷葬。」余大先生屈指道：「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，家裏也還平安，可以不必遷罷。」余殷道：「大哥，這是那裏來的話！他那墳裏一汪的水，一包的螞蟻，做兒子的人，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、螞蟻窩裏，不遷

起來，還成個人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？」余殷道：「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。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峰。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。」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，拿指頭醮著封缸酒，在桌上畫個圈子，指著道：「大哥，你看！這是三尖峰。那邊來路遠哩，從浦口山上發脈，一個墩，一個砲；一個墩，一個砲；一個墩，一個砲；彎彎曲曲，骨裏骨碌，一路接著滾了來。滾到縣裏周家岡，龍身跌落過峽，又是一個墩，一個砲，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，結成一個穴情。這穴情叫做『荷花出水』。」

正說著，小廝捧上五碗麵。主人請諸位用了醋，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。眾人舉起箸來喫。余殷喫的差不多，揀了兩根麵條，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，睜著眼道：「我這地要出個狀元！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！」主人道：「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？」余敷道：「怎的不發？就要發！並不等三年五年！」余殷道：「偎著就要發！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，葬地只要父母安，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。」余敷道：「然而不然！父母果然安，子孫怎的不發？」余殷道：「然而不然！彭府上那一座墳，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，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。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？大哥，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，你纔知道。」又喫了幾杯，一齊起身道擾了，小廝打著燈籠，送進余家巷去，各自歸家歇息。

次日，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：「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，怎樣一個道理？」二先生道：「他們也只說的好聽，究竟是無師之學。我們還是請張雲峰商議為是。」大先生道：「這最有理。」次日，弟兄兩個備了飯，請張雲峰來。張雲峰道：「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，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，怎不盡心？」大先生道：「我弟兄是寒士，蒙雲峰先生厚愛，凡事不恭，但望恕罪。」二先生道：「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著，而今拜託雲翁，並不必講發富發貴，只要地下乾暖，無風無蟻，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！」張雲峰一一領命」過了幾日，尋了一塊地，就在祖墳旁邊。余大先生、余二先生，同張雲峰到山裏去親自覆了這地，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，託張雲峰擇日子。日子還不曾擇來，那日閒著無事，大先生買了二斤酒，辦了六七個盤子，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。到了下晚時候，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，寫道：

「今晚薄治園蔬，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敘，勿外是荷。虞梁頓首。」

余大先生看了，向那小廝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拜上你家老爺，我們就來。」打發出門，隨即一個蘇州人，在這裏開糟坊的，打發人來請他弟兄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。大先生向二

先生道：「這凌朋友家請我們，又想是有酒喫。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，再到虞表弟家去。」弟兄兩個，來到凌家，一進了門，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。卻是凌家因在客邊，僱了兩個鄉裏大腳婆娘，主子都同他偷上了。五河的風俗是個個人都要同僱的大腳婆娘睡覺的。不怕正經敞廳裏擺著酒，大家說起這件事，都要笑的眼睛沒縫，欣欣得意，不以為羞恥的。凌家這兩個婆娘，彼此疑惑。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，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。爭風喫醋，打吵起來。又大家搬楦頭，說偷著店裏的店官，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。把廚房裏的碗兒、盞兒、碟兒，打的粉碎。又伸開了大腳，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。余家兩位先生，酒也喫不成，澡也洗不成，倒反扯勸了半日，辭了主人出來。主人不好意思，千告罪，萬告罪，說改日再請。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，便到虞家。虞家酒席已散，大門關了。余大先生笑道：「二弟，我們仍舊回家喫自己的酒。」二先生笑著，同哥到了家裏，叫拿出酒來喫。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喫了，只剩了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裏。大先生道：「今日有三處酒喫，一處也喫不成，可見一飲一啄，冥非前定！」弟兄兩個笑著喫了些小菜晚飯，喫了幾杯茶，彼此進房歇息。

睡到四更時分，門外一片聲大喊。兩弟兄一齊驚覺，看見窗外通紅，知道是對門失火，慌忙披了衣裳出來，叫齊了鄰居，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。那火燒了兩間房子，到天亮就救息了。靈柩在街上。五河風俗，說靈柩抬出門，再要抬進來，就要窮人家。所以眾親友來看，都說乘此抬到山裏，擇個日子葬罷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「我兩人葬父母，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，備祭辭靈，遍請親友會葬，豈可如此草率！依我的意思，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，擇日出殯。」二先生道：「這何消說，如果要窮死，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。」當下眾人勸著總不聽，喚齊了人，將靈柩請進中堂。候張雲峰擇了日子，出殯歸葬，甚是盡禮。那日，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。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。自此，傳遍了五門四關廂，一個大新聞，說：余家兄弟兩個越發獃串了皮了，做出這樣倒運的事！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塵惡俗之中，亦藏俊彥；數米量柴之外，別有經綸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